

# 梅花未放鶴歸天：(本文插圖刊第88頁)

## 王世中傳 (三)

### ●王陶芳辰

這一夜我失眠了，腦子裏像演電影似的，一幕一幕重現在腦際：

我看見H太太穿了一條桃紅色的中國長褲，上面是一件對襟小褂，週身沿着黑滾邊兒，手裏拿着一把羽毛摺扇，赤着腳，穿了一雙木屐，站在路口向她身邊的兩位太太高聲的談論着，她們說些什麼，我聽不見，只不時聽到她那粗野的聲音調裏夾雜着「王世中……王世中……王……」我心裏說不出的討厭。

我看見W太太匆匆走去，敲開這家門說：「X媽媽在家嗎？」

然後東張西望了一下，走進去，關上門，一會兒走出來，再去敲另外一家的門，仍舊是這一套。

我看見H先生垂着手，畢恭畢敬的站在世中旁邊，開口「請示副所長……」，閉口「請示副所長……」，世中一句話還未說完，他已答應了三四個「是！」，這是世中任副所長後H最顯著的變化，可是一轉身便又露出他那猙獰的面孔，狠狠的說：

「哼！王世中等我給你點厲害的看看！」

我看見S瘋瘋癲癲的，對一件不可笑的事，他竟傻笑了一陣，對一件不足為奇的事，他竟驚訝訝，怪聲怪叫，旁若無人。一會兒H像個幽靈似的走過來，低聲同S說了一陣，S怪叫一聲，只聽他說：

「沒有關係，一切你去計劃，黨裏我有人。這一個十足的瘋子。」

我心裏跳動得很厲害，呼吸也急促起來，忽然聽見世中對我說：「你真是女人，心地太狹小了，自己沒一點主見，專聽人家的話。」是的，我怎麼盡想這壞的一面呢，這是多麼可恥的思想，為什麼不能把胸襟放寬些呢？你沒看見世中嗎？他從不以耳代目，必須要經過他自己的眼睛，才能建立他自己的觀點。我們相處十幾年來，從未聽他講過任何人的壞話，從未見他攻訐過任何人，除非是這個人的行動真是對衆人有害，而且是他親眼看到的，這時他可不客氣了，他忌惡如仇，爲了衆人他可以不顧一切，甘犯大險。××事件，便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假如只是對他個人不利，他雖親眼看到的，也只是說聲「沒什麼！」沒什麼是世中的口頭禪，他把自己一切功名

富貴都看成沒什麼，所以他與人無爭。過去那些人用盡挑撥離間的手段，蓄意中傷他，他並不是不知道，可是他完全看成「沒什麼」。他想自己既沒有說過這樣的話，自己既沒有做過這樣的事，自己更沒有存過這樣的心，你們硬要這樣說，那有什麼辦法呢？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這些都沒有什麼，日子久了，人們自然會知道的。他把一切與自己有利關係的事都看成沒什麼，自然那些故意和他搗蛋的人們，他也看成沒什麼了。真的，他決沒有一點虛假，決沒有一點做作，助人爲快樂之本，他已身體力行了多少年，H現在既是他的屬下，爲了職務上的關係，他應該提攜他，幫助他，而且他誠心誠意的提攜他，幫助他，世中忘盡了人們給他的種種不愉快，他整天爲人忙碌，爲人奔走。

他現在研究的是糖業，所以他腦子裏也只有個糖業問題，如何發展糖業，是他一分鐘也沒有忘記的事。你看他一清早起來，洗過臉，匆匆往嘴裏扒進兩碗稀飯，急急的去趕交通車，從此便開始了這一天的忙碌。他腦子裏永遠有那許多數不完要做的事情，他沒有一頓飯真真嘗出飯菜

的味道來。你看吧：他坐在飯桌前，微低着頭，右手用筷子夾着一塊菜，停在空中，兩眼直直的盯着飯碗，可是他絕沒有看見那碗飯。

「哥哥！哥哥！你們看爸爸。」四歲的善兒第一個看見爸爸又在發楞了。

「哈！哈！哈！」六歲的良兒看見爸爸仍舊絲毫不動的舉着筷子發楞，不禁大笑起來，這時九歲的威兒喊着：

「爸爸，你腦子裏又在想什麼？你教我們玩的時候二心去玩。讀書的時候，一心去讀書。怎麼你吃飯的時候不一心吃飯，腦子裏盡想些什麼事情？」

孩子們一片說笑聲，把世中不知由糖試所那個角落裏抓回來。他清醒了過來，看見孩子們正對着他笑，也微笑了一下，急忙把夾在筷子上的菜往嘴裏送。可是我相信威兒的一大篇話，他完全沒有聽見。

世中事業心強，責任心重，更絕不肯偷懶，他拿起一件事來，永遠是抱着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精神去幹。這件事情還未做完，又有第二件，第三件事情來了。凡是與發展糖業有關的事他都想知道，他都想去做。凡是可助人之處，他無不盡全力以赴。他夜以繼日的忙，永無休息的做。你看！當他在夜裏不是由什麼地方開完會回來，便是和什麼人討論完一件什麼事情的時候，他拖着疲乏已極的身體，走回家來，一句話也不想說，一頭便睡下了，也許在夜裏兩三點時電燈忽然亮了，原來他在藥盒子裏正尋找安眠藥呢。如果他真的睡着了，這一夜誰也想不到會有那樣的

熱鬧，哼哼，噯噯，夢話連篇，有時竟大叫起來，把他自己也嚇醒了。

世中對於自己是「自苦為極」，對於人們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真大有墨子的精神。世中對於事業不計名利，埋頭苦幹。真有佛家「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胸懷。世中對於公司是一片赤誠，對於小人則盡量寬恕，儒家的「忠恕」二字，他已真正的做到了。呀！這是多麼偉大的一個人啊！世中在我面前漸漸的高大起來了。我仰起頭來看他，他更高了，光彩奪目，像一座燈塔，不，像一座原子燈柱，晶瑩透澈，光芒萬丈，我覺得自己太渺小了，太汗濁了，我要借着他的光把自己照亮，我更願意借着他的光把人世間無數的黑暗醜惡都照亮了，都蒙上了他的光彩。

世中常說：「中國問題在於國民性，不在其他，中國非移風易俗改革國民性不能富強。」世中又說：「要想救中國，須先由自己做起，要別人做好比較艱難，不容易控制，要自己做好，一下決心，便可做好，不受任何控制。人人把自己做好，國家自然強盛。」想起世中平日的言論，和他做人的種種態度，從此我不再煩惱了，我覺得一切使我我不愉快的事，其實都沒有什麼，何苦要那樣的斤斤計較呢？我還是先由自己做起吧。不要專注人家的壞處，而忽略了自己的短處。

幾個月來常出現在我腦子裏那幾個討厭人的影子，漸漸的把他們都淡忘了。

我一面下決心要把自己做好，一面盡量避免與人接觸，取其耳不聽心不煩，倒也樂得清淨

一天中午世中下班回來，告訴我說：「趙峻田今天沒來上班，聽說他的孩子病了。」說完隨手遞給我中央標準局寄給他的一封信，裏面還附了一張兩百元的支票。原來世中曾替中央標準局審查過一篇申請專利的文稿，這兩百元是酬勞金，數目雖不大，可是對我這幾日的情形，正如雪裏送炭。飯後我打算立刻把它取出來，因為惦记着趙家的孩子，便先去趙家看看。他們的孩子果然病得不輕，談了一會兒孩子的問題。趙太太說：

「我們有幾個月沒見面了。啊！王太太，我告訴您一件奇怪的事。」趙太太像想起什麼似的，接着說：「昨天趙峻田在路上碰見S先生，S先生問趙峻田說：『聽說王太太曾告訴你太太說：下學期幼稚園就有辦法了。是真的嗎？』事實上我和王太太您已有幾個月沒見面了，究竟您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告訴我的這話？這又是什麼意思呢？我恨不得跑去問問S先生，這話是什麼人告訴他的，可是孩子病着，我也走不出去。」我說：「大約是什麼人傳說錯了，沒有關係的，問他做什麼呢？」

趙太太很認真的說：「我根本沒見着您呀，這不是人們又在造謠嗎？」

我安慰她說：「即使有人造謠，恐怕目的不在你而是對着我說的。大約他們看我不去教書，怕我對幼稚園有野心，如果有人這樣說時，你可以告訴他們，我對幼稚園不感絲毫興趣。而且王先生的脾氣大家是知道的，不要說是他自己的太

太，只要和王先生沾了一點邊兒的親戚，他都絕不介紹到糖試所來，這一層叫他們大可以放心。」「說完我匆匆趕公共汽車去台灣銀行取款。我走進公共汽車時，見C太太已先坐在裏面了，車內不擠，我們彼此招呼了一下，我便坐在她的旁邊。」

C太太說：「好久沒看見你了，你什麼時候又開出來的第二張支票呀？」

我一楞，心裏想，怎麼我去銀行兌支票，她會曉得？我說：「今天是我到台灣來第一次用支票，而且只有這一張啊！」

C太太也一楞，她說：「你說的是什麼呀？」

我說：「你不是說中央標準局寄給世中的這張支票嗎？」

C太太笑起來說：「人家說的是你——開的支票！」

弄得我更莫名其妙了。我說：「自從我們來台灣，從未在銀行存過款，我用什麼開支票呢？」

C太太笑個不停，她痛快的告訴我說：「不是呀！人家說在你王先生發表副所長之前，你王太太曾開出一張支票，說將來定替幼稚園幫忙。」

事實上幼稚園的成立，却是W太太的力量，你是空說了一次大話。這次聽說你王先生馬上要發表為正所長了，你又在對趙太太說，下學期幼稚園就有辦法了。這不是你又開出第二張支票嗎？」

「噢！趙太太剛才的話是真的了。」我心裏

想。但我像墜入五里霧中。我不明白，我一點不明白。我說：「世中馬上要發表為正所長，這消息由那裏來的呢？他要發表為正所長，和我說下學期幼稚園有辦法，又有什麼關係呢？」

「怎麼沒有關係?!人家說你是在替你的先生拉攏人心啊！」C太太一本正經的告訴我。

我的頭已被搞昏了，我說：「我大不聰明，不要說我腦子裏想不出這些彎彎曲曲的事。假如不是你這樣的替我加注解，我還不明白要說這些話的目的在什麼地方呢。」

C太太笑着說：「這可不是我造謠，你可以去問。這是W太太告訴H太太，H太太告訴我的。現在大林那個不曉得？哼！他們還說你王先生將做正所長，是他自己跑到台北運動來的哩！」

叫我說什麼呢？「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我只有記着世中這句話了。

是快放暑假的時候了，晚飯後照例的給孩子們洗過澡，趁停電期間，帶他們到外面散一回步，等電燈亮了，再回到屋裏看他們溫習功課。

這天我剛給兩個小的洗完澡，他們便吵着要我帶出去散步。大的孩子還在澡盆裏，沒有洗好，我對大孩子小娃說：「你自己洗吧，快點洗，一會兒電燈要熄了，洗完出來找我們。」

我一手牽着一個孩子走到路口，看見前面草地上有許多孩子和大人們在那裏乘涼，我不願意走近人羣，便在路口上站住了。沒有三分鐘工夫，只聽家裏的黃老太太在背後大聲的喊：「良

良、良良，快叫媽媽回來。」

我回頭看見黃老太太正用兩隻小腳一歪一拐的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她急得什麼似的。招着手對我說：「不得了，小娃被人打了。滿臉是血！」

我一聽，丟下手裏牽着的兩個孩子，飛奔到家來，進門一眼看見小娃正用一塊染滿了血跡的毛巾敷在臉上、胸前、腕上、腳上、腿上都處都是斑斑的血點。我焦急的問他說：

「傷在那裏？」

小娃用一隻手指指前額，我隔着毛巾一手用力按着傷口，一手推着他去找L醫生。L醫生不在家，我又急急向後面去找朱德琳太太，因為她是省立醫院的婦科醫生，剛走到朱太太門口，忽然電燈熄了，幸而是輪流停電，朱太太對面一排丙種宿舍的電燈依舊是亮的。朱太太拿着棉花紗布以及外傷藥品在對面李開元家給小娃包紮起來，朱太太說：

「好險呀！前額這個洞相當深，鼻樑上這塊，稍歪一點兒，眼睛就瞎了！」

因為血流得很多，朱太太給包紮好後，叫小娃在椅子上靠靠，這時屋裏已擠滿了人，大家看小娃這個樣兒，都想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小娃說：「我一洗完澡便出來看媽媽，聽見後面防空洞那邊有人說話，我以為媽媽和弟弟在那裏，我一邊喊媽媽，一邊向防空洞跑去，忽然一塊磚飛過來，打在我的臉上，我覺得眼前一黑什麼也看不見了。過一會兒，我用手摸摸臉上很濕，一看是血，我急忙跑回家去。」

(三) 傳中世王

「是什麼人打你的呢？」我問。

「我沒看見。」

「你和什麼人吵過架嗎？」

「沒有！」

「防空洞那裏有些什麼人？」

「人跑了，我一個也沒有看見。」

我笑着說：「這才是飛來禍呢。」屋子裏的人都不住的唏噓，又嘖嘖稱怪。

帶着小娃剛走回家，李家的小妹妹來了，說她媽媽叫我立刻去她家一趟。

把小娃睡在床上，我便到李家來，李太太臉上和平時大不相同。她雖極力鎮靜着自己，但無論如何也掩飾不住她內心裏的焦慮。她問我：「小娃怎麼樣？聽說血流得很多，沒有什麼危險吧？」

我說：「沒有打瞎眼睛，總算是萬幸了，到底是誰打的他！為什麼要打他？無法知道。這才真是飛來禍呢。」

李太太很嚴肅的又問我說：「王先生有信來嗎？」

「沒有。」

我想起世中是和李先生一起在新營開會的，便問李太太：「李先生有信來嗎？」

李太太點頭，用很小的聲音說：「他已回來了。」

忽然一個念頭出現在我腦子裏，急忙問李太太：「世中病了嗎？」李太太搖搖頭，用手暗示我，叫我隨她去臥房裏談話。我的心跳成一團，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李太太把門關好，用顫抖

的聲音對我說：

「我看小娃的被打，絕不是偶然的，今後你的孩子最好不要叫他們到外面來，你要知道那批人不用任何手段使你們在這裏住不下去。」

知道不是世中生病或發生了什麼事，我心裏倒也坦然了。我說：「不會吧，我和他們沒有這樣大的仇恨，何至出此毒手。」

李太太看我把事情看的太輕鬆，急得沒辦法，最後她爽快的告訴我，「還有更毒辣的事情呢，有人密告王先生！」

「告他什麼呢？他又又不貪污！」我似乎一點不覺害怕。

「告他紅帽子！」李太太聲音又有點發抖。也許是我心裏太氣憤的原故，我把怕這個字，整個的給忘了。我氣兇兇的說：「有什麼證據呢？」

李太太說：「密告是不負責任的，要什麼證據！過去是一經告發便抓進去，先關半年再說。現在也許不至於這樣了，不過總是件很討厭的事。本來我不打算告訴你的，因為想到小娃無故被人打成這個樣兒，怕以後還會發生其他事故，不能不提醒你特別注意一下，還有王先生大約已經知道了，他心裏一定很煩，工作又這樣重，真太苦了，你要特別注意他的身體。也許他會不告訴你，怕你害怕，你千萬不要先問他。」（按李太太對這類事瞭解甚清楚，實因此時李顧問同班同學孫立人事件正發生小道消息極多故也。）

這份友情我該怎樣的珍惜它？銘感五中，永誌不忘，是我最低限度要做到的了。

這一夜我又失眠了，想起台南一中主任，

和××先生前後被捕的事，事後聽他們口述在偵察期間，那不算用刑的種種經過。這個記憶還很新鮮的印在我腦子裏，難道這種生活上要輪到了我們嗎？世中還在新營開會，沒有回來。會不會有人由新營把他抓走了，根本不許他回家來呢？「轟！」的一聲，腦子裏像有一顆炸彈爆炸了，兩個耳朵也聾了，心像就要由嘴裏跳出來似的，我恐懼，我顫慄，溼溼的冷汗，不停的流下來。

這一夜我至少老了五年。世中明明告訴我，他要明天晚上才能回來，可是還有那長長的一天，我將怎樣把它挨過去呢？！

世中總算如期回來了，他對這件事並不像我想像的那樣煩心，他告訴我：「據說他們並不是密告，是用糖試所黨的名義告的。且是糖試所黨裏的主席，這批人我真替他們擔心，怎麼胡搞起來了。」

我說：「我的先生，咱們先不要替人家擔心吧，你快告訴我，他們到底根據什麼理由告你？」

世中笑笑說：「那個曉得！」我們猜了又猜，想了又想，研究了再研究。最後的結論是原因不外兩條。

1. 曾和S言語失和——記得兩年前韓戰爆發時，S曾站在院子裏發神經。說：「這一定是北韓先攻打南韓。」當時世中在旁說：「我們身居台灣，韓國情形究竟怎樣，誰能確實知道呢。」S忽然大聲怪叫起來：「啊！你的思想有問題，

史太林是你的爸爸！」世中再也想不到S會這樣的失態，他在驚訝之餘，反問S說：「前幾天你收到內地來信，說浙大教授每月待遇較這裏好。你是否也有替毛澤東宣傳的嫌疑？」S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我們想，世中的被告，或者就是導源於此。

2. 涉汪仲毅事——汪案發生後，在全所談虎色變之時，世中奉所長之命去看汪，汪又來我們家兩次，局外人自然不知道他們談的是何事，於是捕風捉影，疑神疑鬼的揣測都來了，世中的這頂紅帽子，果真是爲了這件事？

我對世中說：「你雖內省不疚，可以無憂無懼。但在這瓦釜雷鳴，讒人高張的時候，我認爲你有向總經理解釋的必要。而且李太太也希望你能去台北一趟。」

「忙死了，我那有那個閒空，再過兩天要開評議會了，總經理會來的，到時候看情形再說吧。」

自從世中回家後，我的胆子雖然大多了。但這只是白天的情形，一到夜晚，我心裏的魔鬼便由四面八方襲擊而來。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壁虎在屋頂上突然叫了兩聲，或是一隻金龜虫飛碰在玻璃窗上，都能使我嚇出一身冷汗。那守夜的警衛像有意在和我開玩笑，時常在深更半夜裏，拿手電筒對着我們的玻璃窗掃射一下。我總是隨着這道光骨碌的便爬起來。是賊嗎？我不怕。是鬼嗎？我更不怕。然而我的心跳成一團，我怕門外有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這時後面日家乒乓兵兵麻將牌聲打得正熱鬧

，一陣陣喧嘩中，夾雜着一個粗野刺耳的聲調，笑呀，罵呀，一聲聲刺痛了我的心。直到天已大亮，我該起來了，後面才死一般的靜寂下來。

一提到警衛，我便會聯想到L醫生。L醫生到職是在世中任副所長之後，這位醫生醫道雖不見高明，但對病人却極客氣，熱誠。不失爲醫生本色，不知怎的，最近每次去請教他時，客氣雖仍照舊，熱誠大不如前了。我有什麼得罪他的地方嗎？沒有，絕沒有。L醫生和大林警衛那個胖子親密得有些使人不相信他們彼此的交情有那樣好，只要是在下班的時候，你路過警衛室時，總可以看到他們兩個低着頭，在房子旁邊一棵大樹下，坐在竹凳上正下棋。一個是只穿一條小褲又兒，赤裸裸的露着一身肥肉。一個是衣冠楚楚，文質彬彬。

每次見着這兩個人，總會給我一種不調和的感覺。我懷疑這兩個人是用什麼建立起他們中間的友誼。這一個謎終於被我找着了出處。

原來L醫生是個老黨員，警衛是他們的基本幹部。在日指導之下，我敢斷定「下棋」不過是報告消息和指示工作的障眼法而已。

從此孩子們有病，我不敢去請教L醫生，颯風也好，下雨也好，我總是帶着孩子到街上去找開業的醫生，勞民傷財，精神物質的損失，自然無法統計了。

寫到這裏我應該談汪仲毅了。自從一月被舉匪謀大會開過之後，汪仲毅事件曾一度被人們當做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也曾一度把全所造成恐怖世界，弄得人心惶惶，可是日子久了，並沒

聽到有什麼下文，漸漸的人們把汪仲毅也給淡忘了。直到五六月間，「恐怖」又像傳染病似的，染遍了整個大林。

什麼「警察局已派人暗地跟着汪仲毅了。」什麼「公司裏也派人在辦公室監視汪仲毅了」，又是什麼「大林警衛室裏整天坐着一個便衣密探，是專門調查汪太太行踪的了。」每次去等交通車時，總可以看見或聽見幾位太太交頭接耳的談論着這件事，於是不但在汪先生可疑，連汪太太也成了危險人物。人人見了她，都急忙把視線錯開，惟恐她招呼自己一下，不留神被那個密探知道，那還了得！（未完）

### 編輯部不退稿啓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爲主。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爲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務請自己翻照加印留底）。